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二

三辭　加恩疏

奏為

恩重難勝祇承增愧三懇

聖明俯從辭免事臣以考滿蒙

恩再疏懇辭再承

温諭愚陋書生當此優渥捧誦循環銘肝勒膽義

不當更有覶陳以滋煩瀆之罪第臣反覆思

惟人臣受寵于

君父必度其心之所安苟心所不安而冒承則寵

反爲辱今臣之不安者甚多姑不敢枚舉惟其大端有二有必不容以自昧者其一則同官未考而臣已受

恩褒節之後曷遑其一則衆正未登而臣獨進秩蔽賢之罪安逃此兩事者往來于臣之胸中不能自遣是以雖欲強顏承受而有所不可也臣生平素無他長惟省躬揣己一念頗爲明白每有過分之事非望之福輙面熱内慙見人羞縮如其中所無愧必不欲作違心之語以欺人况于

為上今者苦辭益眞出于羞縮之極萬不容已伏望
聖明曲垂鑒亮仍將
成命收回使臣得苟一日之安以免三褫之辱臣
幸大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酬勞勸忠朝廷彝典豈得過于謙讓卿宜勉
承朕命愼勿固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四疏

奏爲懇

恩憐念亟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章無慮數十上大小臣僚之請章無慮數百上而一槩留中未蒙

俞允臣隻身受事已及三年不知

皇上于此將以臣爲賢乎爲不肖乎以爲賢則未有賢者而碌碌浮沈一籌莫展之若是也以爲不肖則未有政本重地可使不肖之人久據其中任其顛危敗壞而不顧也頃吏部尚

書孫丕揚疏請會推其言甚切且以臣爲盡
悴堪憐夫盡瘁非臣之所敢當也若矜其困
苦以爲堪憐則丕揚用心之厚萬倍于尋常
臣竊感之然而丕揚之憐臣也不如
皇上之憐臣丕揚憐臣不過太息咨嗟以尺一之
疏爲之代請而止矣若
皇上肯憐臣則今日會推明日
點用頃刻之間登庸濟濟臣進可協力而輸忠退
可釋肩而謝事百結之腸可舒已朽之骨可
肉彌天匝地之罪皆可以解赦也不然臣訴

并無門容身無地惟有自哀自憐甘召負誤國
之罪而已尚何說哉臣一生遭際皆在
聖明天地父母未足云喻竊度
恩慈必無終不憐臣之理故敢復冒昧瀆陳仰祈
鑒允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一日

借發考選揭

臣昨接副都御史許弘綱揭帖開列按差各缺無可題代其于衙門之乏人考選之當下蓋已深切而著明矣

皇上振弘綱于田里之中俾之以內臺之重其心固惟竭忠報

主爲務必不敢以泛漫不急之事市恩沽名以負

皇上也夫地方之有巡按如衣之有領馬之有銜勒吏民所恃以提挈操縱不敢爲邪故他官或有苟且而巡按一官則非甚不肖者亦率

多自愛能舉其職何也彼既以激揚爲任合
一省之吏民耳目觀聽皆在于此雖欲苟且
而不可得也
祖宗設立此官其制最善二百餘年方隅之乂安
姦宄之懾服吏治民生之未大破壞率皆其
力是可任其廢乏而不爲之計哉竊度
聖心或以各差尚自有人可以挨延不知彼巡歷
已滿例不再巡往往杜門候代稱病乞歸雖
選勉黜罰亦甚不便此
命下一年一代尤有深意而非徒以恤諸臣之

勞也今歲序方新

聖躬康豫游海內外咸歡欣鼓舞共耀休明而獨

御史一官應代者既苦于繫匏堪差者又困

于候

命臣竊嘆之况六垣封駁之司責任並重今寥寥

亦其豈可不補伏望

聖明慨賜揀發

朝廷之耳目既充海內之精神自暢歛萬方之

福以歸于

一人是亦

皇上順時珍攝之一助也臣不勝懷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請考察日期併兵部軍政揭

臣惟目前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

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部考選軍政考察日

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

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躭誤

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爲察典之害更不

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未

蒙

允發不敢揭榜歼弁乘之爲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

舉之舊章其可視爲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

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務該部已經屢催尚

未得

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裨矣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

謝

恩併請同官考滿疏

奏爲瀝冐

天恩恭陳謝悃併循同官考滿以便政體事臣以

考滿蒙

恩三疏懇辭未蒙

俞允且屢渙

温綸勉臣祇受臣欲瀝誠再辭則近于瀆辭而不

得則近于虛是以再三思惟不敢屢控謹于

今歲報名

廷謝
天高地厚之鴻恩臣萬言不能罄萬口不能宣惟有勉竭犬馬之勞以庶幾報效于萬一耳乃
臣更有懇切私衷敢復陳之惟
皇上一垂聽焉同官臣廷機考滿之期更在臣前以杜門求去不肯報部臣查從前閣臣或因不得已陳乞往往堅卧私家動經歲月並未有因此遂不算俸而廢考滿之舊章者毋論
閣臣即庶僚中亦未之聞也廷機清忠介直果于任事臣尚望其出而戮力以展未竟之

猷令羈棲荒廟進退兩難國體既已盡傷人
情皆爲悅結雖廷機自處泰然毫無尤怨而
臣每與相對輒用痛心不能自已目前考滿
一節揆之事理似亦宜然故敢輒行陳請伏
乞
聖明敕下吏部查明具奏以聽
聖裁俟此典既完而後特加
宸斷定其去留使其留也臣得便于追隨卽去也
亦得善其終始此于朝常
聖德皆大有裨助而非徒關廷機之進退與臣同

官之情詞已悉臣前辭疏中已屢陳此意誠

恐

聖明未賜詳覽故敢重伸其愚悃

恩慈憫俯祈

慈鑒臣不勝悚息冒昧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辭朕甚嘉悅知道了輔臣廷機既應

考滿着吏部奏來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

翰林院印信揭

竊照閣中故事凡有文移行各衙門皆須發至翰林院用印轉行二百年來相沿如此若翰林院印封閉不用則閣中一字亦不得達而凡事盡壅滯矣今掌院事侍郎王圖因有浮言遂將印信發至孔目廳堅辭不管臣所當行文移悉皆停閣而目前考察一事舊係掌院填註考語開送吏部今爲期已迫尚爾推延昨翰林各官齊來見臣言此係衙門舊規必不可失又到王圖家勸其收回印信料

理此事而圖尚力辭不肯臣惟印信
朝廷之印信也
皇上未許圖辭則圖安得而辭之圖曾送至閣中
臣不敢受孔曰又安得而受之今合翰林各
官仍將此印送還與圖圖必當以
朝廷之印信為重不得推委至于進退去留則
候
皇上之明旨臣以為大臣律身之道當官之法似
宜如是而其事又係臣衙門之事故敢冒昧
以聞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吏部催請考察日期至今未蒙

允發臣歷查從來考察曾未有過二月初二者今相距只九日南京之行以遲而此中吏部都察院及臣等六科[illegible]也

旨下而後

聖明批發又須數日[illegible]考[illegible]期卜綴臣不得已冒昧再請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以便行事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當自陳臣待罪輔弼不職最甚敢不具列以首應幽黜之科蓋昔人有言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今之天下安耶危耶

國是則淆淆矣民生則窮蹙矣災沴則頻仍矣財用則匱竭矣賢才則困厄矣夷虜則猖狂矣萑苻之盜則時竊發矣以

皇上聰明神聖爲堯爲舜皆所不難而臣進無感格之誠退無匡維之術浮沈六位三載有餘遂令時事艱虞一至此極凡懷忠愛國之士無不委罪于臣曰何以一籌莫展之若是也

臣中夜思惟慚愧欲死往者閣臣常有數人其爲愆過亦有所分令臣獨身受事無可他諉則是一人而兼數人之罪較之尋常不職更爲不同

皇上徒以其晨入暮出少供票擬之役遂過而寬

臣耳不知今之票擬皆尋常也　本章一中書官

可辦
皇上之所以用臣與臣之所以報
皇上而毋溺其職者僅如是已耶然則今歲大計
若非首先罷臣斷毋以服天下之心而稱公
平之典使臣得罷而天下人翕然頌
皇上之明又㨗然服
皇上之斷相與改心易慮以營職奉公是黜臣一
人勝于黜百人也臣亦藉此以少逭溺職之
罪矣臣見向者閣臣自陳率蒙
温旨慰留前後相緣以爲故事而臣今日情罪與

前人不同伏望
聖明毋拘往例
大奮乾綱將臣罷斥以警百僚實今日大計之第
一義也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旨卿輔贊重臣公清端亮茂著勲猷朕茲澄清百
職正資弼成化理倚毗方切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面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以三年考
滿伏蒙
聖恩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廕一
子中書舍人照新銜給與誥命臣謹於三十九
年正月十七日赴鴻臚寺報名十八日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訖例該十九日二
十三日二十六日俱候面恩遇蒙

皇上免朝查得萬曆十七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今後在京陞授等項官員應面恩的如候過
三次着具本奏知不必再補欽此臣謹遵奉
明旨理合具本恭謝
天恩下情無任感戴之至謹具
奏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催發同官辭疏揭

該京官六年考察四品以上例應自陳臣與

同官臣廷機俱於正月二十二日具奏今臣

疏已蒙

聖恩批發供事而廷機疏尚自

留中竊度

聖心或以其疏不言自陳而言求去所以難于發

行耳不知廷機之意固以自陳則

皇上且以例而勉留求去則

皇上可以情而

允放也彼其杜門三載困苦已極欲效忠報
主而時勢難容欲拜表徑行而分義不可微獨廷
機自謀已窮卽臣爲廷機謀固已無所復措
矣日者
皇上俯允臣請
命吏部以廷機考滿奏聞此實我
皇上優禮輔臣之盛心而亦國家舊典故如是也
乃未兗者復嘵嘵有言廷機益不自安求去
愈迫再三托臣爲之轉聞臣見同官如此亦
跼蹐不寧難以默默伏望

皇上將廷機前疏卽
賜批發或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庶輔臣之體面尚存而
朝廷之紀綱不失其爲關係良不小矣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臣等以自陳伏蒙

聖恩俯容供職已於今蚤報名

廷謝外惟是考察日期已改擬三次尚未蒙

允發歷查從前考察並無過二月初二日者今展至初十已失舊章萬無再緩之理且南京去此三千餘里即馬上飛報亦須十餘日方至

都下人情因此疏不

發紛紛猜度多生事端況在留都又當何如此事

體之大不便者也伏望

聖明亟

賜檢發以完大典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

請移封疏

奏為比例乞

恩准移妻封以及前母事臣頊以正二品考滿欽

蒙

聖恩准給四世

誥命自臣曾祖母以至臣妻俱贈封一品夫人獨

臣前母郭氏康氏以例不得並贈此自

國家恩典臣既叨冒過分何敢復有覬覦惟是

臣前母二氏其事臣父皆在臣母之先而今

贈階居下且臣妻受封一品直躐前母而上

之于情皆有大不安者查得前大學士沈鯉
曾以二品考滿乞移妻封于其前祖母張氏
李氏奉
聖旨卿前祖母俱准贈不必以卿妻恩移贈吏部
知道此其事體正與臣相同而臣爲前母較
之鯉爲前祖母其情更切故敢比例乞
恩冐于
天聽惟是臣行能淺薄何敢望鯉臣妻亦不敢重
微
天寵惟望

慈准將臣妻封典移贈臣前母郭氏康氏使臣
一門之內尊卑前後情禮俱伸而臣亦得藉
手以報前母佐助臣父之恩幽明之感永矢
無窮矣臣不勝冐昧懇切之至奉
旨卿前母俱准贈不必以卿妻恩移贈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

催允李總漕求去揭

日前蒙
皇上發下總督漕運李三才求去本
命臣票擬臣度三才事勢必不可留而漕運事急
恐至躭誤故遂擬
旨允歸其漕運事行河臣帶管蓋亦萬不容已之
計也而至今未蒙
允發今日又接彼中巡按顏思忠巡鹽彭端吾各
揭稱三才已離地方凡百事務無人料理乞
亟放三才命官帶管等因其言更切臣惟鳳陽四

郡乃
國家根本之區南北咽喉巡撫之任較他省尤
重而又兼以總漕衆天下漕糧兊運徵發皆
待之而後行每歲兊期常在冬月陸續前發
僅能集事今巳二月矣而糧尚未兊巡漕御
史又以患病懇辭臣不知今歲運事何以結
局而京師百萬之軍民將安所仰給也以一
臣之去留而誤天下之大計臣甚惜之伏望
聖明將臣所擬三才前疏
亟賜檢發庶漕事不誤而地方亦大有利賴矣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

催發考察日期擬

該吏部題請考察日期蒙

傳諭擬於二十日行今又數日未蒙

發下此

國家大典終不可廢即二十日行其踰常期亦

已再旬矣豈可復遲疑而不決乎近來

紀綱法度凡百陵遲人心玩愒已極若併此等

事而緩視之臣恐

朝廷之威重從此日輕而官邪愈無所警矣且

考察遲一日則議論多一日彼不肖之徒自

知不免譸張變幻何所不至此尤當事諸臣所凜凜而慮者也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考察日期吏部已十疏懇請未蒙
允發臣亦屢揭代請一槩留中適接尚書孫丕揚
揭帖遂求罷斥益其意恐
聖心之有疑而欲引咎以謝天下耳臣惟
國家有大典如京官六年考察外官三年考察
鄉會試三年一舉此皆
祖宗設立成規二百餘年遵行不廢非如他事有
暫行暫止可以意爲緩急者也今舉朝大小
臣工舍其職業專待此事而日延一日屢票

屢褫人情驚疑皆罪臣不行力請蓋非但丞
揚不能安于其位卽臣與諸臣皆不能自安
矣臣等不足惜而其如
聖政之累何哉臣亦知
聖明留心吏治必無終褫之理惟是丞行一日則
省一日之紛紜且常期已過實難再緩故敢
冐昧再三言之如
皇上以計典重大有所遲疑則臣竊謂丞揚
三朝老成矣公矣愼矣都御史許弘綱忠淸正直其
協贊諸臣亦皆一時之選必不敢苟且徇私

以負

皇上也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催發許都御史辭疏揭

竊見

聖明留神計典已經

欽定日期其吏部尚書孫丕揚辭疏亦已蒙

肯慰留惟副都御史許弘綱辭疏尚未

發擬臣惟部院一體協襄計典不可偏廢而弘綱

又

皇上所特簡已奉

明綸令其賛理在弘綱固義不得辭而非藉

皇上申命則其心亦有不自安者伏望

聖明卽
賜檢發以便行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催發考選科道揭

竊惟考選科道各官候

命已經一年其未考之先取到候考亦已年餘凡此諸臣皆歷郡縣多至七八年少亦四五年勞苦辛勤為

朝廷撫養百姓經無限風波受無限困厄乃得以賢能推擢遷轉一官此皆沐我

皇上成就長養之厚恩以有今日其感激圖報情當何如今旅食長安若無職事深內外大小臣工未有如是之荒凉而閑曠者日復一日

消磨挫折非但勞臣志士爲之寒心而
國家所爲網羅人才以備耳目股肱之任者其
典不幾于虛設哉今在京御史不過數人內
而巡視京營等差外而巡按各省等差盡皆
乏人至于巡漕無官不得已借及于巡鹽而
巡鹽又無可借此六七十萬餉邊錢糧將使
何人督理臣不能不爲國計憂也夫有人而
不用則病在人欲用而無人則病在國人與
國交病而天下安得不受其弊蓋前者兩番
考選皆經年後發在

皇上詔習以為常而不知長偷玩之風釀鬱結之
害已不少矣而况于今日之遲延尤甚于昔
哉此臣之雖欲默默而萬不容已者也伏望
皇明俯鑒愚誠
亟賜撿發頁爲公私利便莫大于此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五疏

奏爲首輔已行勢當急補懇乞

聖明垂憐俯允事臣等請

亟賜允行事竊惟發立一事臣等與舉朝言之章

疏殆以百千計而竟不能一動

天聽意者

聖心尚望臣錫爵之來虛席以待耳今錫爵逝矣

政本之地併空名亦寥寥矣此時不補又將

何待如以此官爲不急則

皇上何故稱之曰股肱心膂如以人多爲冗員則

祖宗何故常用五六人此皆
聖心之所悉也况臣待罪日久志氣衰頹虛被
隆恩無能補報即使畢慮焦思經營尺寸亦如凶
歲農夫搰搰然疲其筋力枯槔于流金鑠石
之秋曾沾溉之幾何而足以慰天下之望哉
臣聞之物極則變勢窮則通閣臣之空虛至
此可謂極矣其束手而不能展布窮亦無以
加矣若復不為變通必將下拂輿情上乖天
意召災致釁貽累無窮即頃者三載之間台
星三隕人禍天刑一時並萃甚可痛也所望

吾父出殄時類

廣發衆正使綸扉尺地氣勢稍增即臣亦得藉手

息肩歸伏林壑不遠爲三臣之續何幸如之

臣不勝窮迫號呼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請釋下孔時等揭

竊見原任武昌府同知下孔時逮繫日久近

以父喪哀求斧赴部院諸臣皆為之請臣查

孔時被逮原由陳奉奉之罪惡固

皇上所知也前三十三年亦曾有釋放之詔矣祗

因該衛具題未蒙遂爾遷延令孔時罹此終

天之痛號呼哭踊于囹圄之中臣等聞之無

不酸鼻我

皇上大孝至仁凡在臣下有事關倫常情出迫切

未嘗不蒙

聖慈之曲軫也豈於孔時而獨不爲之動念乎且非獨孔時也滿朝薦以梁永逮王邦才以高淮逮其情皆與孔時同天下之稅使多矣而獨此三臣遭奉與淮永以致幽囚臣竊悲三臣之不幸也然三臣雖繫而奉與淮永皆蒙

皇上撤回

神明之見必有洞燭臣又竊爲三臣幸也年來逮繫諸臣如曹學程馮應京華鈺皆蒙

恩釋放天下人感頌歡呼至今未已乃學程等出獄亡何旋皆物故如使釋放稍遲則必畢命

于圜扉矣雖臣子死生聽于
君父何敢擇地然以
皇上慈祥惻隱之心度之必欲其死家而不欲其
死獄果其死獄也寧不爲
聖德之一累哉質染心既已病故而孔時又罹此
苦故臣敢爲之請伏望
聖明將孔時與滿朝爲王邦才併行釋放以昭
如天之度廣
好生之德傳之萬世著之史書亦爲
聖朝一盛事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催發軍政考察揭

頃兵部尚書李化龍辭疏及吏部考察各疏

俱蒙

皇上發擬臣竊喜幸以為庶幾可完此事乃延至

數日又未見

允發部臣以不得其職皆欲掛冠而去臣苦留之

令滿朝臣工共候此

旨若一日不

發則一日喧動被察者日冀幸于多事存留者亦

曠廢其職業而二部尚書斷乎不能安其位

矣二臣矢公竭力無所可疑伏望
聖明亟
賜撿發以安衆心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六疏

奏為病中無臣萬分窮急懇乞

聖明亟行通變事臣惟天下之事不能無弊苟弊而未窮與雖窮而未至于極危極急無所復之則猶可苟且[illegible]支以僥倖于不敗今臣自入直以來除與臣沈臣廷機共事數月外其獨身供役者已滿三年歷查

明興以來並未有閣臣只用一人如是之久者而又當朝政厄塞人情紛擾之秋臣仰而蹐

天俯而踏地入而叩

閣出而仰屋無時不咨嗟無日不疏揭其語言之頻數蓋非但
皇上厭之即臣亦自厭之而其情緒之窘蹙蓋非但臣苦之即
皇上神明之見亦必知臣之苦矣今毋論講讀考選補官起廢諸緊要事一切停閣即如兵部軍政吏部考察尋常舊典已經
發擬者亦復留中尚書不安其位杜門求去以日夕掛冠為幸臣身非木石亦有心胸亦有顏面覩此景象安能晏然愁病相煎度日如歲

度其情勢亦不能久視息于人間矣窮急至此而
皇上又不爲遁變不行會推是真置天下國家事于度外也年來海内水旱蟲蝗牛妖物怪種種變異已自駭人心目乃
朝端事體更有千古所未嘗見者如閣臣羈棲于荒廟已及三年部卿候
命于近郊亦經數月公車不報之疏積如丘山言路無職之官多至百十諸如此類其爲變異尤不可言而又有病苦如臣者踽踽獨行于

闕廷之間奄奄待斃于綸扉之下此豈
清朝吉祥善事而
皇上可不為一動念乎臣情出迫切不暇擇言伏
望
聖明即賜罷斥別選賢良以救贊襄是今日通變
之第一策而頃刻不容少緩者也臣不勝懇
切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回奏南京刑部李尚書擅去揭

職家

發下南京吏科給事中黃起龍一本參南京刑部

尚書李某擅去該文書官冊登口傳

聖諭着將

祖宗年間也有年高大臣還假告怎麼如今不假

行就去了大義爲何臣隨即具擬恭聽

聖裁外竊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假

命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

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擯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四品以下官多一疏即

允至三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五疏而極並未有十餘疏而猶不聽者即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胥擯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

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

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嘆息而延機又屢次叩
閽莫回
天聽葢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堅恐寧耐以候
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臣之求去爲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旣以真病去而尚書

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

去且將踵楨之所爲矣效尤不止臣恐

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

先體諸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

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

朝廷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

國體常尊即諸臣退伏田野亦須

聖德于無窮矣臣故因李偵之事有概于衷而敢

陳其愚伏望

聖明覧察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論考察事情疏

奏爲固論日紛疑情未釋萬不得已據實剖明事從來考察之煩囂至今歲而極臣事外之人也乃今亦在事内紛紛章疏雖未指出臣名而其中固有與臣相干者臣欲隱忍不言人且以爲自賴乃敢約畧陳之自臣之備員閣中也六曹之事毫不與聞三四年間絶未嘗有公私之事輕發一言吏部尚書孫丕揚向與閣臣多相矛盾而於臣甚相安每向人言臣不侵其職也今歲考察臣知其勢必至

于多事尤思引避故竟此事始終而吏科河南道考功司三臣並未一面惟丕揚與都御史許弘綱間或相過譚及臣亦不敢輕對丕揚曾告臣刑部主事徐大化之當處臣答之曰此某同年在部有能聲丕揚遽曰此國家何等事可言同年臣面亦而止其後丕揚之叅僉駁詳臣亦力沮之明時疏中干犯臣夢想所不到怨於日暮時内臣送本到臣私第傳

聖意擬票臣處罪臣語内臣此一時失於檢點

非敢故意輕慢不足深罪且明時即有罪當

下部議閣臣安敢定擬次日文書官復至閣

中傳

諭謂明時一疏兩行之中干犯者再不容輕恕臣

復再三爲解此皆閣中兩房各官所共見者

乃譏者遂謂明時之干犯由于嚴嵩之挑激

臣不知挑激云者果挑之

皇上耶抑挑之

皇上之左右耶此事在

聖心自洞然明白若使果有挑激之人則非但得

罪于公議耶
皇上豈不以爲奸邪而譴責之亦將何面目以爭
君父哉當聚奎疏上時或以爲是或以爲非至謂
大典所關不容不處則衆口如一事固有屈
人以伸法者人屈尚可復伸法廢弊將安極
祖宗二百餘年此典之行不知其幾即甚顛倒謬
戾如趙世卿魏時亮之類亦尚久之而後錄
用良以人與法較量重輕而不敢苟然以壞
此典也今聚奎所領之七人徐兆魁固謂其
中亦有爲人所快鄭繼芳只謂三四人高節

只謂三人則其心固自平也而此三四人者
喬應甲王紹徽尚爲潘臬大吏劉國縉可以
推補敘遷將來之向用樹立孰能沮之使三
臣而賢者也豈遽欲一代典章自己而決裂
哉臣歷查
累朝故事只弘治間曾以外察人多
孝宗皇帝命留未經考滿諸人同官臣廷機爲臣
言此乃大學士丘濬以與尚書王恕構爭密
請
孝皇爲此以傾恕耳非美事也年來縉紳齗齗各

立門戶互相攻訐遞爲是非當其得意之時率未免有過甚之談示人以隙使得操其短以求勝即今日之紛紜亦由于前此之太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展轉相仍將安紀極雖世事奕棋從來如此而于國家亦大不利矣臣爲此言議者必謂臣偏護丕揚爲之左袒臣念前此輔臣與冢宰合者如嚴嵩之于歐陽必進張居正之于王國光皆喜其柔佞易制事權易操相與爲奸利耳丕揚踽踽何徇于臣臣亦絕無所求于丕揚此中外之所

知也何德何私而輕犯衆論如此至于王圖

則臣僂勸

皇上姑允其去矣未嘗爲之援而求留也臣嘗念今日人心純是名利今日世界純是爭場以名利誑名利以爭止爭皆必不得之數夫惟有嚼然不爲名利之人人爭我讓只求退步不占便宜任天下之所欲爲皆不與較庶幾有安靜之日而世事不至于大壞乎言念及此則臣之此言亦多憔是事關大與不能默然故敢陳其梗槩如此伏望

聖明勑下都察院會同九卿從公議奏如有一言

少謬臣甘受欺罔之罪無所逃矣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擬票兵部李尚書請發軍政揭

蒙

發下兵部尚書李化龍一本

命臣票擬臣惟化龍前此曾以軍政不下具疏求

去經臣擬上未蒙

賜發今之所言亦是前疏之意而又加切蓋人臣

守官不得其職則去自是常理況軍政大典

尤爲職守之至重二百餘年相沿不廢若當

化龍之在兵部而忽然沮格彼之心將何以

自安也事理至明我

皇上豈不洞燭而延遲若是臣等直相與揣摩不
得其故或疑軍政疏中有所澄汰未當
聖心而臣細詢物論又極服其公平如其有之亦
不妨
傳示令臣議擬以聽
聖裁決不可因此而廢大典也除化龍此本臣謹
擬票
慰留外其軍政疏伏望
即賜檢發或照原擬或
命臣再擬庶化龍得安其位而戎務不至于廢弛

矣今邊事方殷虜情猖獗而本兵杜門候
命推陞題覆一槩俱停甚爲不便故臣敢附言若
此至于吏部考察疏不下尚書臣孫丕揚亦
力求去統望
聖明併
賜檢發臣力竭辭窮外間又罪臣無已臣之失職
當去甚於二臣併祈
聖明哀憐而賜察焉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催發考察揭
竊惟考察疏上經今將一月矣臣與該部屢
次催請未蒙
允發事關
大典難以久稽而群百十被察之官于
國門使之觖望覬覦日以多事亦甚非所以肅
政體而重
朝綱也臣故不避煩瀆爲申請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仰望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二終